

看「海」

概括而論，那不過是條河流，蜿蜒而漫長，流過了肥沃的嘉南平原，徐徐的、緩緩的，歸於海洋。

那並不大。

父親總是對幼年時吵鬧著看海的我說到，「那就是海啊！」父親頓了頓說道，「所有的河流，最後終將回歸大海，河流與大海，不過是人們給的界線，不是嗎？」

是啊，沒有什麼分別。

幼時懵懂而無知的我，便常去那「看海」。

落日餘暉灑落至遠處的水面，遠遠的看去，便是一輪完整的明日，燦爛而不炫目；夜晚的星辰盈滿了天際，如倪克斯(希臘神話中的夜之女神)那傳說中閃耀著星光的黑色希頓，天間的星光與那映照水中的點點星宿，唯一的差異，便是那遠處的地平線。

美好的如煙似幻。

看完海後的歸去，總是在夜幕低垂之後:迎著夜風及蛙鳴，邁步回去，鄉村的夜晚，總是顯得格外紛囂，偶爾幾個結伴出門的孩子，騎著高過自己腰際的自行車自身旁而過，而後便陷入寧靜。

我獨愛這樣的氛圍。

寧靜而美好的滋味便是那鄉村獨有的韻味，似一杯茶，苦澀中帶著絲甘甜。

看「海」的人並不多，多半是情侶，吵吵鬧鬧的來，吵吵鬧鬧的走，臉上的笑甜蜜而溫馨，溢出的甜蜜，將「海」染成獨屬於他們顏色。

稚嫩的孩子，是青翠的綠，帶著活潑；而情侶便是那代表了愛情的粉色，多半都是這般，「海」的顏色，似乎便是如此。

又是一夜歸去，祖母自家中伸長了脖子，一見我邁入家中，便操著台灣國語說道：「擱走去看彼條溪了？」

雖是用了疑問句，但祖母卻是用了肯定的語氣：她曉得我獨愛晚上的那抹夜色，喜愛於在寧靜邁步前去看「海」。

「是啊。」我放下了手中的提袋，「妳怎麼還沒沒去眠。」

「隔壁的兒子講麥帶她搬去城內。」祖母坐在木椅上，「來跟我相辭。」

「擱搬走了？」我緊跟著坐在祖母身旁，「這樣咱村莊無著剩沒外濟人。」

「是啊，你們這輩上大學後著沒外濟人了」，祖母比著家門口的空地，「進前你老爸彼代時，門口還擱是鐵支啊路，彼時陣這內濟多鬧熱啊。」

那塊空地早已長滿了雜草，高度已至腰際，鐵軌早在多年以前五分車廢棄時便拆得一乾二淨，沒有任何蹤跡可以向我展露一絲一毫曾經的風華。

據說，那曾經是臺灣第一條兼營定期客運之糖業鐵路，但隨著製糖、製鹽

等產業的沒落，也正式被認定沒有經濟價值而走入歷史，伴隨著匡噹、匡噹的聲響漸遠，成了舊日裡的曾經過往。

在往昔的回憶，雖沒有了祖母口中繁盛的鐵路，但仍比現今繁華；不再是車水馬龍的交錯而過，而是充滿了人情味，各式鄉音集合在一塊，卻不顯吵雜，即使是寒風直吹，卻依然充滿了溫暖。

而如今，除了情侶，那看「海」的小徑上空寥寥的，再也沒了夜遊的鄉人。

幼時愛看「海」，是喜愛與人交集；而如今是因為寧靜，「海」的樣貌多變，如仕女，如稚兒，又似天邊雲彩，飄忽不定，感覺唯心。想法雖變，卻改變不了事物已改之實，人說「物是人非事事休，欲語淚先流」似亦不同，玩鬧的稚兒終將離鄉，而「海」呢？依舊存在，而樣貌早已不同，不再有那含糊不清的鄉音伴我歸家。

「鐵支路毋是拆了好幾十年了嗎？」我回道，「我出生進前著拆掉了毋是嗎？」

「係啊，你細阿姑出生後沒濟久著拆掉了，火車停駛後，有太濟人掉到彼邊兒彼條大水溝了。」祖母喝著放在桌上的茶，「進前隔壁家阿源伊細漢孫兒著倒頭衝掉到內頭，若無是你阿公剛好經過，早著死抵彼裏了。」

祖母口中的「隔壁家阿源伊細漢孫兒」在我印象中早已模糊，雖說他與我

同年，幼時亦曾與我一同玩樂，但隨著時間一同消逝的面容，早在多年前隨著隔壁家的搬離似已模糊。

鄉村似乎都是如此；我很少在家鄉看到二、三十歲的年輕人，多半都是些稚兒及滿布皺紋的年長者，似乎是臉上的溝壑，成了那離不去的緣由。

我不曾問過他們為何不願離開，但多半與那相守多年的田地有關。

「我已經沒什麼印象了。」

「也係啊，彼攏毋知影過了外濟年了。」祖母臉上的皺紋似是滿佈了悠悠歲月，也似極了那田間水圳，隨著歲月流進了那鄉野之間。

幼時的我，常與祖父一同前去「淹田水」，看著那自水圳的水，緩緩流進那田間，祖父總嘟囔著水那麼多，又不著急，為何要正中午便出來幹活；幼時的我並不曉得祖父的嘟囔是說給坐在我後頭的祖母聽，呆愣愣地回道：「沒有多少水啊，跟橋那邊的海比起來好少好少的。」祖母及祖父聽了，往往都噗哧一聲笑了出來。

坐在祖父那搖搖晃晃的卡車上頭，映照而出的海，有著暖暖的夕陽；橘黃色的，似家中的那抹溫情，盈滿了心間。

家鄉的故事，往往隨著年長者的逝去而跟著隨風而逝，龜裂的大地不再有年邁的農人，辛勤地為它付出，只餘著大片的土地乾涸，逐漸的失了生機。

年幼時，所思所想，便只有那「大海」的遼闊，而沒有多餘的想法；而隨

著年歲漸長，幼時的海，卻沒了那般的親和，而是另有一番模樣，熟悉的溫聲笑語不再，而是逐漸冷寂，不再有著過往的活力。

「你們講什麼，咱老人聽無懂，只是放無落咱顧了大半輩子ㄟ田土。」祖母對我說道，「隔壁之和伊子講之。老實講，攏活了這把年紀了，心還是放無開，老是想著愛去田內，著算是看著攏好，也比抵厝內閒閒沒事做來之有趣。」

祖母這麼說著，卻偷偷摸摸地看向我；自從上次意外摔傷後，我便不許祖母單獨一人去田裡，如今算來，祖母已經三四個月不曾踏入她心愛的田地。

「好嘛、好嘛，等我這次放假轉來再合你去田內。」

祖母臉上的笑容，穿越往昔，又似幼時之過往。

倏想起幼時，踏過堤岸，看海後的歸去，亦是如此。祖母臉上的笑，都似那離岸後仍然可見的燈火，暖入心扉，無論多遠亦都能看見。

雖說「海」早已不似當年，但家的韻味，不論何時，似乎都是那麼的令人安心，似那深夜中，照著歸去道路的明燈，遠遠的，但永遠都在。